

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揭晓 莫言、苏童、迟子建等获奖

新华社天津11月16日电(记者周润健)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16日在天津揭晓,莫言、苏童、毕飞宇、蒋子龙、迟子建、刘庆邦等作家获奖。

经过读者线上投票和专家评审,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共评选出短篇小说奖10篇,中篇小说奖10部,长篇小说奖2部,散文奖10篇,科幻文学奖3部,影视剧改编价值奖2部。

据介绍,《等待摩西》(莫言)、《玛多娜生意》(苏童)、《两瓶酒》(毕飞宇)、《暗夜》(蒋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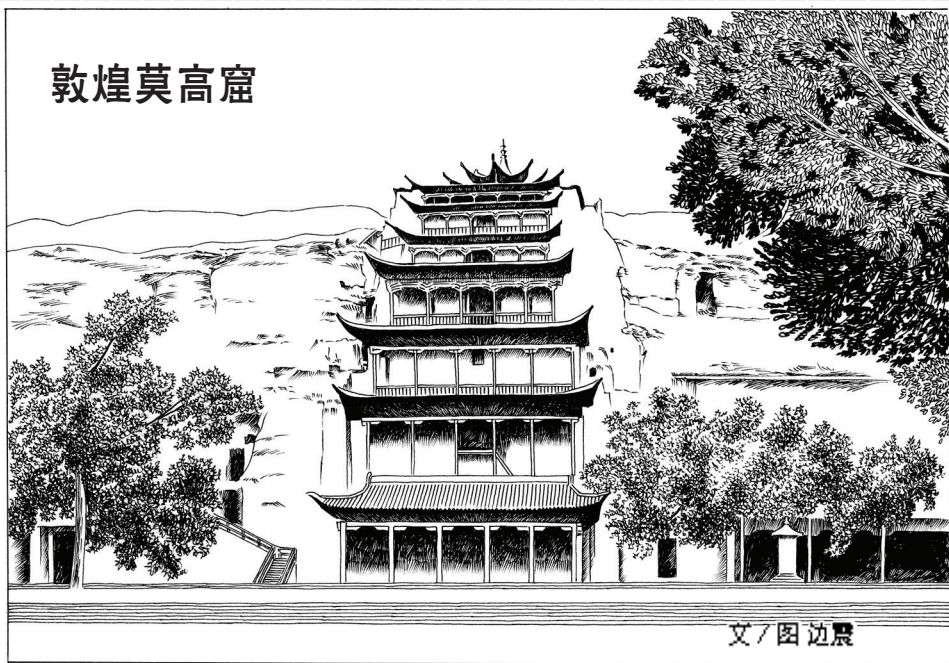
龙)、《燕子衔泥到梅家》(刘庆邦)等摘得短篇小说奖;《候鸟的勇敢》(迟子建)、《猎舌师》(房伟)、《鲜花岭上鲜花开》(徐贵祥)、《光辉岁月》(孙频)等获得中篇小说奖;长篇小说奖被《文联主席的驻村笔记》(红日)和《王的背影》(周建新)分享。

为追踪与及时呈现中国科幻文学的最新成果,本届评选还增设了科幻文学奖,该奖项特别强调“科+幻+文”的评选理念,注重对科学知识、幻想艺术、人文意识、文学价值的综合性考

量。《心殇》(霜月红枫)、《时间囚笼》(汪洁)和《火星节考》(王元)摘得这一奖项。

据了解,百花文学奖这一以遴选当代文学佳作为使命的文学奖,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创立的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,每两年一届。从2015年第十六届增设散文奖项,升级为百花文学奖。该奖项以读者投票评选获奖者为特色,凭借自身的权威性和公正性,在作家与读者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,成为知名的全国性文学大奖。

敦煌莫高窟



文/图 边震

画视界

莫高窟,俗称千佛洞,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。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,历经多个朝代的兴建,形成巨大的规模,共有洞窟735个,壁画4.5万平方米、泥质彩塑2415尊,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。莫高窟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、河南洛阳龙门石窟、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,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
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,据唐《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》记载,前秦建元二年,僧人乐尊路经此山,忽见金光闪耀,如现万佛,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。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,称为“漠高窟”,意为“沙漠的高处”。后世称为“莫高窟”。北魏、西魏和北周时,石窟建造发展较快。隋唐时期,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,莫高窟更是兴盛,有洞窟千余个。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,逐渐冷落荒废。清乾隆二十五年改沙州卫为敦煌县,敦煌经济开始恢复。清光绪二十六年,在莫高窟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。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、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下,英人斯坦因、法人伯希和、日人橘瑞超、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,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,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。

莫高窟凿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,前临宕泉,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。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分布于高15~30多米高的断崖上,南北全长1680米,上下分布1到4层不等。分为南、北两区,其中南区是礼佛活动场所,有唐宋时代木构窟檐五座,还有民国初重修的作为莫高窟标志的九层楼。北区的243个洞窟,是僧侣修行、居住、理的场所。莫高窟各窟均是洞窟建筑、彩塑、绘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,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

中国演出市场经济规模超500亿元

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(记者余俊杰)近日,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在京发布《2018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》,显示2018年我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达514.11亿元,同比增幅5%,其中农村演出收入29.02亿元,较2017年上升10.22%。

2019中国文旅产品国际营销年会——旅游演艺国际合作论

坛8日在京举行。会上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,2018年我国演出市场份额中,演出票房收入为182.21亿元,占比最高;政府补贴收入(不含农村惠民)135.75亿元,比2017年上涨9.07%。

报告显示,剧场演出下沉趋势明显,收入增长显著,2018年三四线城市平均演出达45余场,同比增幅超10%。

随着文旅融合和全域旅游的大力推进,2018年旅游演出市场人次达6.31亿场,收入37.47亿元,较上一年增长9.21%,呈现出消费大众化、追求高品质和竞争国际化的趋势。

根据报告数据,2018年文艺表演团体赴海外演出收入为31.86亿元,较2017年上涨6.66%。

新华社广州12月5日电(记者王浩明、吴书光)2019年,对中国足球来说是动荡的一年;对中国球迷来说,是感情复杂的一年。

足改继续推进,归化大幕开启,国足四十强赛磕磕绊绊,主帅里皮“二进宫”又猝然辞职,国足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征程再次陷入了重重迷雾。

然而,对于国足来说,首要目标仍然是从四十强赛突围进军十二强赛。虽然最近两场比赛战平菲律宾、输给叙利亚,但如果打好接下来的比赛,国足以小组第二晋级的主动权仍然把握在自己手中。

有观点认为,国足即便能够打进十二强赛,晋级世界杯也难如登天,不如早为下届世界杯做准备。但如果国足不能晋级十二强赛,我们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远离亚洲主流战场,没有高水平赛事可以锻炼,即使是对于下届世界杯的备战,也是非常不利的。

在这个节骨眼上,能否进军十二强赛就是决定国足短期命运的大考,也是决定国足长期发展的重要阶段性战役,虽然形势严峻,但从足协管理层到国足将士,绝不能轻言放弃。

目前,国足在八个小组第二名中,排名第七。但考虑到中国队只完成4场比赛,而阿曼、科威特、马来西亚、巴林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五支球队已经战罢5场,除了阿曼4胜1负积分达到12分之外,其他球队的积分并未与中国队拉开。而中国队只要在最后四场比赛中拿满12分,将铁定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之一晋级,退一步来讲,即使中国队能够拿到10分,仍然有很大的希望晋级。

国足四十强赛尚有四场比赛,分别是主场对马尔代夫、客场对关岛、主场对菲律宾和主场对叙利亚。三主一客,先易后难的赛程对国足是一个利好。前三场比赛国足须力争全胜,而最后一场比赛,对于叙利亚很有可能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,国足有希望在对手身上拿分。因此,国足的命运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当然,国足必须从里皮辞职的阴影中尽快走出,总结之前比赛的经验教训,并针对四十强赛剩余的比赛,做好充分准备。而这其中的当务之急,就是确定新的主帅。

如今国足主帅仍没有眉目。而2020年3月26日,四十强赛就会重燃战火,国足将在主场迎战马尔代夫。就算新帅能在短期内上任,留给他考察、选人和磨合队伍的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有限。因此,国足主帅的确定宜早不宜迟,管理层当以足够紧迫性去推动。

如果能够晋级12强赛,等待国足的将是亚洲一流球队的考验。

从目前的形势来看,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伊拉克、乌兹别克斯坦、沙特阿拉伯和阿曼等亚洲传统强队已经基本锁定晋级。在C组,先后输给巴林和伊拉克、遭遇两连败的伊朗队出线成疑。近年来进步明显的越南队排名G组第一,但同组的马来西亚、泰国和阿联酋仍未掉队。

对于国足来说,面对上述可能的对手,从目前的实力对比和以往的战绩考量,在十二强赛争取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难度非常大,即使是小组第三,恐怕也要靠良好发挥和运气。

不过,相比前几届世界杯预选赛,归化无疑将成为国足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重要“X因素”。归化可以迅速提升国家队水平,这在世界足坛已经多次得到验证。除了目前已经完成归化并入选国足的艾克森和李可,未来仍将有归化球员进入阵容,国足的实力将进一步得到加强。

不过,从四十强赛已经进行的比赛来看,艾克森和李可等归化球员的表现并未达到预期,一方面赛季接近尾声,球员因为疲劳等因素状态打了折扣,另一方面,应当承认,我们在归化球员的选拔、使用和管理等方面仍有待提高。

如果国足能够晋级12强赛,能否发挥好归化球员的作用就将变得更加关键。毕竟,面对日韩澳伊等亚洲顶级强队,我们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完成致命一击。

当然,归化也是一把“双刃剑”,从长期来看可能出现的问题也需要加以防范。例如,归化球员能否产生归属感和融入队伍,关系到球队整体的凝聚力;归化球员长期占据某个位置,可能导致本土球员的成长受到限制;归化球员若把关不严、管理不善,造成入籍后很快脱籍的“闪入闪出”情况,无论对球迷感情还是对中国足球发展都会造成伤害。

在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道路上,虽然困难重重,但我们不能轻言放弃。